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西塞罗

〔法〕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西 塞 罗

[法] 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董茂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塞罗/(法)格里马尔著;董茂永译. —北京:商
务印书馆,1997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495-1

I. 西… II. ①格… ②董… III. 西塞罗, M. T. —
生平事迹 IV. B50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556 号

我知道什么?

西 塞 罗

[法]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董茂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495-1/B·374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6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5 5/8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古老的家族	7
第二章 神童	15
第三章 暴力与战争	31
第四章 从“威勒斯案”到执政官	47
第五章 从执政官到流放	68
第六章 从流放归来到内战	89
第七章 从内战到宣布不受法律保护.....	111
第八章 历史面前的西塞罗.....	136
注释	146

导 言

西塞罗的名字不但与古罗马的历史连在一起，而且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也连在一起。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和思想家。他身体力行，成功地阐释了古希腊文化的知识与精神成果，不仅将它传播给了其同时代的人，而且对后代人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通过他(或几乎是通过他)才了解了古希腊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修辞学理论的。西塞罗的很大一部分著作流传至今。他的一些讲演稿可能今已散失，其诗歌作品(人们对此非议颇多)几乎荡然无存。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书简——与他的朋友(特别是与阿提库斯^[1])和他的兄弟昆图斯的通信——却保存了下来。尽管这些书信已有些缺失(尚无全卷本)，但这些书信已可以使我们勾勒出他的一生，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每一天，尤其是他的“情绪”发展的轨迹。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事件史的历史学家是极其珍贵的，他们从中发现了第一手的证据，

这些书简描绘出一个难以回避的西塞罗形象。这一切并不总是有利于这位国务活动家,或更干脆地说,也并不利于他作为家庭生活和私生活的普通人的形象。就我们所掌握的这些资料的丰富程度本身而言,人们可以依据这种或那种事实,侧重这种或那种性格倾向,作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判断。

不承认他具有博大精深的雄辩才华的人是罕见的:他的讲话具有雄辩力;而且这些讲话的雄辩力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的,因为这位律师承办的案子通常总是胜诉;这些讲话至今仍令我们为之动容。某些人断言,这位律师“用如簧巧舌”蒙蔽法官,而无诚实可言,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他的荣誉、威望和他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他的哲学著作,如《论善与恶的极限》,不过是对汇集着一些哲学家们(伊壁鸠鲁^[2]、芝诺^[3]、亚里士多德^[4]等)观点的学校教科书的复述和概括(且在未真正理解的情况之下),而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他大概从未读过。这种看法是极不确切的。比如,人们可以证明,他的一些知识是从柏拉图^[5]那里直接获得的,而且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曾在罗马(尤其是在他的朋友卢库卢斯^[6]寓所)听过一些哲学家来此所作的讲座,也不会忘记他昔日的老师斯多葛派的迪奥多特^[7]曾长期生活在他那里,亲密相处,一直到公元前

60年——即他任执政官之后的第三年！

他的著作内容之丰、品类之繁一直为人们所惊叹。似乎一个人能精通如此众多的艺术和学科门类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切又是在他所从事的本该要占去一个普通人全部精力的政治活动的同时完成的。因此，人们力图从中找到二者的界限。于是有时人们会削弱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作用，认为从本质上讲西塞罗基本上是一位思想家和艺术家，他把古罗马散文发展到了顶峰，而成为希腊—罗马文化之父⁽⁸⁾；而有时人们又断言，他是受其情感支配的，据此就可以解释在他行为中所发现的那些欠缺；有时人们还会提及那些“迟疑”，而从他在公元前49年（内战时期）与阿提库斯的通信中，我们碰巧是这些“迟疑”的知己——至此，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之巨险些歪曲了看问题的视野，因为它把我们已置身于西塞罗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置身于他内心的独自思索之中了。同样，人们还会指责他在流放期间由于对构成其被流放的形势，以及等待他的长期的精神折磨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而表现出的失望情绪。继而，人们还会指责他的野心，他的机会主义。人们坚持认为他有虚荣心，说这种虚荣心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污染了他的最优秀的品质，有时甚至湮没了他的睿智”⁽⁹⁾。人们会指责他在高卢战争中一度为

凯撒^[10]的计划效劳，继而又疯狂地与其对抗，达到了赞同，甚或是帮助凯撒谋杀者的程度。

距今 30 多年前，研究凯撒的史学家热罗姆·卡科皮诺^[11]出版了一部著作，揭示《西塞罗书信集的秘密》^[12]。他在书中指出，这个集子公诸于世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33 年左右由屋大维^[13]所为，发表这个集子是为了给这位演说家、十年前被同一个屋大维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牺牲品一个不利的形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除对他的记忆，阻止他以一个失去自由的殉道者的形象出现。书中说，《书信集》揭示出一个沉溺于享乐，挥霍无度的人；因此，他贪婪，不惜牺牲家庭生活而去满足职业的苛求，在敌手面前表现懦弱，先后连续为多个主子效劳；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犯有严重错误；他胸无大志，阴险，狡猾，即使在他暗地里仇恨凯撒的时候，他也会对其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因此，可以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无所不为。

这些指责是没有说服力的^[14]。或许正如书中所说，这只是屋大维的意图，如果真是他公布的这些书信的话。恶意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所描绘出的形象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同意用那些讲演——这些材料同样可以揭示人物——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去补充《书信集》中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最终

会描绘出老演说家的另一幅肖像；——而当我们将其活动放回到一系列的事件和他复杂的政治生活之中时，那么，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理论学说（在当时尚无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政党）比根据友谊、私人关系，以及时时不断变化着的短期的战略需求所作出的选择与结成的同盟来得更少——当时行政官员职位的年度更迭和公民经常地被召集去选举执政官、大法官、市政官、财务官、军官，这些都要求必须要获得公民的拥戴，维护自己的声望，帮助那些日后将援助你的人。必须谨慎对待那些元老院中的乱党、家族势力，他们每一次都聚集在一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周围。这一切都使得不可能囿就于某种确定的学说理论上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个最后的共和政体中，城邦事务常常是朝令夕改。不变的东西，在各种立场之中，尤其是处于反对立场之中时是有限的。如果有人想照章办事，就必须十分的灵活，十分的巧妙，十分的精明，采取的路线必须掩盖在暗中所尽力采取的路线。而当代的历史学家则必须努力发挥想象力来理解一种与我们现在看来有诸多差异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环境；相互对峙的各种力量，既具有很强的制约，又极为纷繁各不相同，而且同时又缺少“仁慈”。^[15]但是，正是由于共和国末期罗马的这些政治生活环境，西塞罗才得以充分发挥出全

部出色的才干——这也正是现在人们所指责的——这种才干使他成为第一流角色：首先，他的口才，其感染力征服了那些随时准备赞美和追随一个好的演说家的罗马人；他的“他人”意识——如他本人所说，它是口才的一个主要部分；他的和蔼可亲，这使他区别于“贵族”的态度并使他接近中等阶级；他的机敏才智，这使他有有条不紊地在一切事务中考虑赞成还是反对，以致于当我们探究他的思维活动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他在作出某种决定之前是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懦弱与病态的优柔寡断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野心，它并非建立在虚荣心（现代的情感）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荣誉的渴望之上，这种荣誉是古代人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之一——荣誉可以使人们把你的名字世代相传，至少可以使你名声不朽，荣誉还可以使人更加出类拔萃，并且，至少在罗马是一种人们熟谙的、最为有效的树立威望，在国家命运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手段。^[16]自由与平等相比，罗马历来更喜欢前者；而自由从来不是一个“平均主义者”。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称之为的虚荣心在当时是被看作一个人为谋求发展其自身价值，发挥其“潜能”，效力于祖国的一种合情合理的追求。这便是西塞罗，他从不认为应该虚伪地缩小他所想到能够给予他的祖国的东西，并且，他确实给予了她。

第一章 古老的家族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 106 年 1 月 3 日)罗马东南大约一百公里(直线距离)外的沃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山区小镇阿尔比尼姆,小镇坐落在与泰拉奇纳⁽¹⁷⁾处于同一纬度的利里河河谷的山岗上。这对于他的思想以及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不无影响。在这里,人们有着极强的荣誉感:首先是对于故乡小镇的荣誉感;这是一种由一座昔日修筑的宏伟古城墙(人们至今仍可看到)昭示着小镇悠久历史的荣誉。阿尔比尼姆在独立时期曾是一个强盛的城市,曾有过自己的国王,因此,有一种家族传统甚至认为,蒂利(Tullii)氏族,即西塞罗(拉丁文全称 Marcus Tullius Cicero)属于的那个氏族,是王室的后裔之一。在西塞罗青年时期,阿尔比尼姆成为罗马的自治市(即享有特权的城邦),这里经历了一段非常活跃的地方政治生活,如同罗马,人们在这里充分地享受着荣耀。演说家的祖父曾留给这座小城市这样一个长久纪念的事件,对此他的孙子是这样描述的:他毕生都致力

于反对其内兄旨在将秘密选举引入市政议会的议案,以致于有一天一个罗马执政官曾对他说:“嗨,西塞罗!就凭你的能力和功绩,只要你愿意,就不要留在你的市政府了,跟我一起去管理那些事关国家最高利益的事务去吧!”^[18]然而,这位祖父最终还是故土难离,一直生活在狭小的农舍里,只是在他死后,农舍才得以翻新。而且,他极为看重传统,非常仇视来自希腊的变革,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就像是叙利亚的奴隶;他们对希腊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卑鄙。”^[19]

一种对于这块称之为“乔恰里亚”(即阿尔比尼姆地区现在的名称)的土地的强烈眷恋把西塞罗同他祖先的故乡联系在一起。这里生活着一个质朴的并伴有山区气息的居民群体。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生产葡萄、油橄榄、少量小麦,以及每一个家庭(父母、孩子以及仆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他的祖父曾坚决抵制到罗马从政的欲念(如果说他曾经有过这种欲念,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还不能断定那时其家庭是否已具有了骑士头衔。但是,演说家的父亲,他确实是罗马骑士了,并且,如果他孱弱的身体允许的话,他本可以更为合法地向往罗马国家行政官的职位。他在罗马贵族中拥有一些声名显赫的朋友,这些人当时都担任着公职:特别是当时的两

位最为著名的演说家 L. 李锡尼·克拉苏^[20]、M. 安东尼^[21]和作为“西庇阿^[22]俱乐部”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的占卜官 Q. 斯凯沃拉^[23]。其儿子说,他自己“把一生都用于研究”,并尽力使他的两个儿子,马尔库斯,即演说家本人和昆图斯接受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为此,他移居罗马,在一段时期内离开了阿尔比尼姆和农村。从表面上看,他已经超越了其父对于希腊文化所感到的憎恶;或者至少可以说,他认为青年人在罗马接受了传统教育便预示着日后可以有一个辉煌的前程,可以使他的儿子们保持民族传统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毒剂来抵制难以抗拒的希腊文化的传播。按照习俗,青年人,即童年的末期(15岁左右),要穿上托加^[24],要被引荐给某位大人物,即著名的法学家(法学顾问),并生活在其左右,聆听其对客户咨询所作的答复,尤其是在这种相处中,可以会见到那些知名人物,行政长官、有影响的元老院议员,并进而同他们结识。

年轻的马尔库斯背井离乡来到罗马,是否还眷恋着故土呢?是的,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所有者”的敏感,对于他来说,继承的地产就如同是其自身的一部分,人们由此似乎可以找到令他始终反对《土地法》的、根深蒂固的缘由之一了,因为《土地法》是直接或间接地旨在对土地所有制法进行破坏的法令。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更为直接的,即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将会发现,西塞罗从未放弃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土地;他如同经营有道的主人那样对土地进行了开发。而且,当他回忆起家乡小城附近的利里河河谷的景色时,会感到一种温情,有时可以说是乡思;他乐于回到那里,尽管他往往更喜欢他的那些更加豪华、更为现代化,其所处位置和富丽堂皇程度与其身分相匹配的其他别墅^[25]。故乡阿尔比尼姆给予西塞罗的影响大概是另一种秉性,它较少为人们所提及:在这个曾生活着他的祖先的自治市,他的祖先是无可争议的显赫人物,他从那里重新体会到了一种极为古老的精神,即保持了几个世纪的罗马的罗马人精神,那种从属于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族的首领对于这个共同体负有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和责任感驱使他们为他们的“共和国”尽职操劳。后来形成他政治行为准则之一的共和政体信念在那时就已经扎下了根。在这一类的小城市中,比之罗马,被保护人制度更为盛行地存在着。人们依据传统作为某个有影响的家族的“被保护人”。他们与所有那些或者必须支持某一桩诉讼,或者前往罗马谋求行政官职位的人休戚相关。西塞罗在为 Cn. 普朗西斯^[26]出庭辩护(公元前 54 年)的辩护词中曾提到他以及他的兄弟所体验到的

这种连带关系的作用：“当我们参加竞选的时候，”他说，“我们得到了支持，我几乎可以说是由于我们的田野和山川。”这就是为什么阿尔比尼姆身居高位显爵的人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却获得了整体的荣誉的原因：“你无论遇到阿尔比尼姆的哪一个人，不管你是否愿意，你几乎必能听到谈论到我们，但可以肯定，那谈的是 C. 马略^[27]。”

就是这样，西塞罗很早就懂得了什么是荣誉，就对它产生了渴望。

具体地讲，给他带来这种荣誉的是 C. 马略的形象。马略，同样也属于骑士等级家庭，出生在隶属于阿尔比尼姆的一个村庄。当未来的演说家出生时，正是马略第一次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公元前 107 年）。他，作为普通骑士^[28]取得了具有贵族头衔的 imperatores^[29] 所不曾获得成功，他胜利地结束了罗马在非洲与努比底亚^[30] 国王朱古达^[31] 绵亘不绝的战争。他行伍出身，只因作战勇敢，才从一级一级的行政长官晋升上来，最后成为执政官。罗马最大的贵族乱党，即卡西利·梅特卢斯^[32] 集团曾极力企图阻挠他获得这一职位。然而，一种传奇已在他的周围构成。人们喜欢把他同那些城里的罗马贵族进行对比，他作为一个农夫，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吃苦耐劳，不图享乐。这曾是四分之三世纪之前老加